

23139

乱世情侣

一八一二年的俄国人

——〔俄〕扎戈斯金 著



作者序

当我的第二部历史小说付印之际，我认为我应该向偏爱过我的《尤里·米洛斯拉夫斯基》的我国同胞致以最诚挚的谢意。我写这两部小说，是想描写两个值得纪念的历史时代的俄国人。这两个时代彼此相似，却隔着两个世纪。我想证明，尽管俄罗斯民族的外部形态和面貌已经完全改观，我们对帝王坚定不移的忠诚，对祖先信仰的依恋和对祖国的热爱，却并没有随之而改变。我不知道我是否达到了这个目的，但无论如何我认为必须提请我的读者注意以下几点：

一、不要抱怨我在这部适应现代口味的小说中没有提到所有令俄国人难忘的、标志着一八一二年的值得纪念的事件。

二、不要忘记，历史小说不是历史，而是以真实事件为基础的虚构。

三、不要要求我说明，为什么我偏偏描写这桩而不是那桩事件；或者为什么提到这位历史人物，对别的却只字未提。最后：

四、如果我笔下的俄国人不要象依然健在的一八一二年的俄国人，我给读者责难我的充分权利，不过我请求，不要因为我笔下的俄国人不全善良、聪明可爱而对我义愤填膺，反之，也不要因为我笔下的俄国人不乏聪明、可爱、甚至真正有识之士而讥笑我的爱国热情。

对于那些在俄国的“沉默的军官”^①身上认出是当时一位历史人物的读者，我得预先承认我犯了一个小小的颠倒时代的错误：这

位军官确实化名佛罗伦萨商人到过但泽,不过不是在围城之末,而是在围城之初。

我的小说的情节以一桩真事为基础,这桩事现在已被人们遗忘,可是我还记得那个年代,当时,此事成了众口汹汹的话题,备受凌辱的俄国人大声诅咒那个在我的小说中取名为波林娜的不幸女人。

① “沉默的军官”指亚历山大·萨莫依洛维奇·菲格涅尔(1787—1813),一八一二年卫国战争时期的一支游击队的领导者,以机智勇敢著称。——原注

第一部

第一章

“大自然欣欣向荣，绿油油的田野预兆着丰收。万物生趣盎然。我不明白，为何我的心同造物的普遍欢欣格格不入。我的心无法象树叶和花朵那样舒展开来。一种莫名的、类似夏天的狂风暴雨前使我们机陞不安的感觉压在我的心头。预感到一种遥遥在望的灾难，我心惊胆颤！……难怪平民百姓飞短流长，难怪去年一颗怪星在天上徘徊了那么久，难怪城市、乡村、森林起火，许多地方被烧一光。这全都是不祥之兆！一场大战迫在眉睫！”

《一个俄国军官的书简》的能言善辩的作者①，在开始描述一八一二年卫国战争时这样写道。法国人的皇帝习惯于自命为各国人民命运的化身，欧洲的实力和强大的象征，他当然要仇视俄国。看来只有俄国，虽然既没有被大海，也没有被荒漠同他统治下的国土隔开，却不在他的威名之下发抖。深受臣民爱戴、恪守声威赫赫的列祖的信仰的俄国沙皇，拒绝了拿破仑的一切沽名钓誉的建议。谈判继续着。看来还没有什么东西破坏普遍的安宁和沉静。一部分人毫不怀疑俄国的强盛，对这遥远的风暴漠然视之，深信这风暴不会打向这里。另一部分人，可惜也是俄国人，在这各国人民命运的化身面前发抖，期望着和平，并不考虑它会带来毁灭性的后果。血气方刚的青年们渴望战争。老年人疑虑重重地摇着脑袋，窃窃私语，谈论着不朽的苏沃洛夫②。但对所有的人来说，未来笼罩

着一层神秘的帷幕。人们还没有围集在上帝的殿堂四周，不幸的孤儿寡母的哭号还没有响遍四方。尽管俄土战争还在摩尔达维亚激烈地进行着，北国热闹的首都却依然如故。正如往常那样，富人寻欢作乐，穷人辛苦操劳，涅瓦大街上俄罗斯民歌震天价响，剧院里唱着法国轻松喜剧，巴黎女时装商仍在搜括俄国小姐的钱包。总之，一切照旧。俄国西部乌云密布，但雷霆尚未发作。

一八一二年五月底一个晴朗的夏日，下午两点来钟，涅瓦大街长长的林荫道上，从波里采桥直到芳丹卡，行人云集。漂亮的妇女成群结队，身穿最新巴黎时装，象盛开的鲜花，争奇斗妍。衣服上缝着金银饰边的侍从跟在她们身后，替她们打着阳伞，托着土耳其披肩，傲然自得地巡视那些侧着身子从林荫道边挤过、谦恭地给她们让路的平民。在这五光十色的人群中间，不时闪现出几个在法国商店里养成了自己的趣味、身着时髦的白色工装的俄国女裁缝。还有一些穿着塔夫绸宽大长衣的中产阶级的美女，她们家住彼得堡区或依兹迈洛夫兵团驻地，午餐后来涅瓦大街林荫道上散步，观赏大千世界的风光。年轻的和年老的浪荡子戴着怪模怪样的灰姑娘式的帽子，拿着多节的手杖，追上散步的太太，打量她们的脸蛋，献献殷勤，时而用法语说出几句俏皮话。可是，彼得堡游入中最赏心悦目的点缀——俄国沙皇辉煌的近卫军已经出征，因而一色的圆形礼帽之间只零星地闪耀着近卫军官的白色或黑色的羽毛帽饰。然而这些军官脸色阴沉，他们嫉妒着自己同事的命运，思念着那也许已经在准备厮杀并为国捐躯的团队。

涅瓦大街旁边的一条林荫小路上，长凳上坐着一个年约二十五岁的年轻人，他沉思地用自己的手杖在沙地上划着，毫不留意过往行人，甚至连那些牵引着风流少年的目光和心神，使得年近迟暮

① 《一个俄国军官的书简》的作者，费多尔·尼古拉维奇·格林卡（1786—1830），一八一二年卫国战争的参加者，十二月党人。——原注

② 苏沃洛夫（1729—1800），俄国统帅。

的好色之徒也情不自禁地惊叹的彼得堡第一流美人，走过他身边时，他也不抬一抬头。然而几乎每一位太太从旁经过时，无不明显地或偷偷地向这个沉思的年轻人投以好奇的目光。高贵的仪表、如漆的黑发、下垂的长睫毛、阴郁沉思的面容——这一切都给他那张黝黑的，但俊美而富于表情的脸增添了某种难以言传的魅力。著名的小说《玛蒂尔德，或十字军远征》^①当时风靡了所有的俄国太太。她们梦想着玛列克·阿捷列姆，到处寻觅着他。她们在这位沉思的陌生人脸上发现了某些同自己理想人物的相似之处，便现出明显的关切打量着他。看他那身紧窄的、扣得严严的燕尾服，黑色的领带和一小撮髭须，不难猜出他曾在骑兵部队服役，不久前才取下肩章，还没有完全摆脱某些军人的习惯。

“你好，罗斯拉甫列夫！”一位气宇轩昂的年轻人，身穿单排扣的豆绿色大礼服，脸色绯红，淡蓝色的眼睛洋溢着快活的神情，走到他跟前说，“你干吗这样沉思默想？”

“啊，是你，亚历山大！”沉思的陌生人回答说，向他亲热地伸过手去。

“谢天谢地，我在林荫道上遇见了你，”年轻人接着说，“我们一块儿去走走。”

“不，查列茨柯依，我不想。我已走了两回，厌烦死了这光怪陆离的人群，这成堆的陌生脸孔，这不绝于耳的法国话，这……”

“好啦，好啦！……你患忧郁症了！得啦，兄弟，我们走吧！……瞧那边，好象又是她……果真是她！……看见那件紫罗生长衣没有？……啊，我亲爱的^②，多么漂亮！……多么迷人！……绝美的眼睛！……从莫斯科来的美人……啊，那脚儿，脚儿！……我们快走

① 《玛蒂尔德，或十字军远征》，法国女作家玛丽·柯特恩（1770—1807）的长篇小说。小说主人公玛列克·阿捷列姆是个伊斯兰教长，年轻而高贵的统帅。

② 原文为法语。

吧。”

“淘气鬼！你什么时候会正经起来？……你想想，你快三十啦。”

“这又怎么样，先生？……您该不是说，因为我比你大几岁，就不准我欣赏美的事物吗？”

“你却只是欣赏而已，该是你不再欣赏一切女人，而只爱上一个女人的时候了。”

“而且还得象你这样愁眉苦脸？不，宝贝，谢谢！……我完全不想垂头丧气地坐着，既然我感到我还能快乐和幸福……”

“可是，谁对你说我不幸的呢？”罗斯拉甫列夫微笑着打断他说。

“谁？……自从你去了一趟乡下，恋爱、订婚并准备结婚以来，你倒是象个什么样儿了？唉，兄弟！这喜事把你从一个快乐的小伙子变成了个多愁善感的人，真是见鬼了。”

“你发现我真的变了？”

“变多了！……你是否记得我们在莫斯科大学寄宿学校的事儿？”

“怎么不记得！你几乎总是班上倒数第一名。”

“你却是顽皮第一名。我永远不会忘记，有一回你想学我们一位老师的样子，爬上讲台讲了起来：‘我们上次讲到巴比伦之塔，我的先生们，现在让我们来谈谈亚述帝国的创建。’”

“嗨，我的朋友！”罗斯拉甫列夫插口说，“那时候什么都使我们开心！”

“现在仍然使我开心，”查列茨柯依接着说。“谁叫你蒙着黑纱来观看一切。”

“如果你看见我同我的波林娜在一块儿，亚历山大，真的，你就不会这样说了。不过，不，这又有什么用！就是看见了，你也不理解我的幸福。那种使我成为世界上最幸福的人的情感，在你看来

也许是可笑的。是的，我的朋友！你不要发火！那种情感对于你这种性格的人来说是无法理解的。”

“多谢指教！……你是说，我不配恋爱，我这个人没有心肝……对不对？……但问题不在于此。你在苦苦思念你的波林娜。有谁阻拦你飞到她热情的怀抱中去呢？……是不让你离开彼得堡吗？莫非你欠债了，你这规矩人？……有一回我也这样在莫斯科滞留了两个星期之久……听着！如果你需要两三千……”

“不，我的朋友！我不缺钱。”

“那你发什么愁呢？”

“难道你以为恋爱的人除了自己的爱情就不考虑别的什么了吗？不，查列茨柯依！在我恋爱之前，我首先是个俄罗斯人……”

“这又怎么样？”

“怎么，我的朋友？我们祖国的上空在酝酿着风暴，你可知道？”

“咳，亲爱的！这只是片带雨的乌云：太阳一出来——乌云也就散了。”

“为了讨好我未来的岳母，我退伍了；可是也许很快就会爆发一场可怕的战争，也许整个欧洲……”

“来我们这儿做客？这是空话，我亲爱的^①！人们谈论来谈去，互相恐吓一阵，事情也就这样结束了。”

“你这样认为？”

“俄国不是意大利，我的朋友！千里迢迢，气候寒冷；加上我们的人民不会屈服。别担心，拿破仑是聪明的。请相信，他知道我们的民族不开化，是北方野蛮人，不能容忍不速之客。说实在的，如果没有争斗就对付过去了，我可真有点遗憾。命运的宠儿^②和他

① 原文为法语。

② 原文为法语。此处指拿破仑。

的伟大民族把尾巴翘得老高，真没办法。瞧那儿吧！看见那两位仁兄没有？他们是一家法国商店的老板。瞧，他们多么不可一世地傲视一切人……呸，见鬼！活象是法国元帅！……哟！又是那穿紫罗兰长衣的……听着，如果你不想散步，那我可……哎呀，我的天！她走下了林荫道……坐进了马车……唉，我亲爱的①！真遗憾，只顾同你唠叨……唉，真没法子……噢，顺便问问！……你今天在哪儿吃饭？”

“我想去拉杜金娜家。”

“得了，别去，同我一块儿吃吧。”

“不行，我必须去向她辞行。”

“你什么时候启程？”

“明天一定走。”

“喏，你瞧！我们什么时候能见面？亲爱的②，我们一块儿吃饭吧。你可以晚上去拉杜金娜家。”

“哎，亚历山大！如果你知道就好了，每逢晚上去拉杜金娜家，我是多么不愉快啊！几乎每一次我都会在她那儿遇见法国大使馆的一个什么官员，而这对我来说是要命的事儿！这可不是法国商店的老板。你要是听见他们怎样谈论俄罗斯！……好几次我都听错了，以为他们谈的不是我们的祖国，而是法国的某个省份。喂，你相信吗？我浑身的血都沸腾起来——无法忍受！可女主人……我的上帝！……只差没在听到拿破仑的名字时划十字。我以名誉起誓，如果不是亲戚关系，我的脚根本不会踏进她的门。”

“你生气吗？其实这会把人笑死。糟糕的是你一点也不善于寻开心。我若是处在你的地位，就会坐到某位大使馆参赞身边，向他逢迎谄媚，最后低三下四地向他乞求：一有空缺就委任我去托波尔斯克或者伊尔库斯克当州长。他会装模作样起来，而我却要把

①② 原文为法语。

他变成个真正的卓克里斯^①！……噢，顺便说说！……昨晚塔龙^②把这个角色演绝了……你看过法国喜剧《卓克里斯的绝望》吗？”

“没有！我只进俄国剧院。”

“对了，请原谅！你喜爱惹人伤感的悲剧。喏，怎么样？我们一块儿吃饭吗？”

“如果你一定要……”

“听着，我亲爱的，我不请你光临寒舍：你知道，我没有厨师。我们去餐馆吃。”

“去日斯卡尔？”

“不，亲爱的^③！应当多多变换自己的口味，在日斯卡尔和塔尔基弗我们见到的全是熟悉的面孔。千篇一律是枯燥乏味的。你猜怎么着？我们今天去弗连泽里吃饭。”

“你想去哪儿对我全都一样。弗连泽里是个什么去处？”

“这是个每人花一卢布就能吃一顿的饭馆。我们在那儿会看到极有趣的人物：目空一切的政府机关文书、身穿破烂衣服的老谋深算的政治家、赋闲的艺术家，失业的教书匠，有时还有无人订阅的杂志的编辑。我们能听到绝妙的谈话！大家同在一桌吃饭，两个肥胖的女佣人充当堂倌，一等客人们喝完菜汤，就收回所有人的银匙子，无一例外。真是可笑！”

“这有什么好笑的？这叫让人感到羞辱。”

“得了吧，亲爱的^④！请想想，也同样要向我们这样的人收回匙子——免得我们错放进衣袋里去。这难道不好笑？真的，我有时很喜欢这种可爱的傻气。有一次在莫斯科，为了好玩，我同连斯

① 卓克里斯是法国剧作家和小说家多尔维尼（1734—1812）的一部通俗喜剧《卓克里斯的绝望》中的人物，法国古代滑稽剧中的头脑简单的典型人物。

② 塔龙，圣彼得堡当时一个法国剧团的喜剧演员。——原注

③④ 原文为法语。

基到一家俄国小馆子吃午饭，我问：我们两个人要付多少饭钱，老板非常傲慢地回答我说：‘一张嘴三十戈比！’一张嘴！！我和连斯基两人差点没笑死。我们去弗连泽里吧，我亲爱的。不要永远生活在上流社会，有时候应当到老百姓中间去混一混。”

“真拿你没办法，淘气鬼！”罗斯拉甫列夫从凳上起身说，“我们就去你那个一卢布饭馆吧。”

第 二 章

还没走到喀山桥，查列茨柯依就离开林荫道，沿着一条小街左边走了几步，把罗斯拉甫列夫带上一座很陡的楼梯，走进一幢相当整洁的房子的第二层。前厅的橡木柜台后面坐着一个肥胖的德国人，他俩把自己的帽子交给了他。

“瞧见没有？”查列茨柯依说道，一面带着自己的朋友走进第一个房间，“这儿一切想得多么周到，你想不付饭钱就溜走吗？那顶帽子就不止顶一个卢布呢。”

第一个房间里有个身穿破旧的蓝色燕尾服的中年人，他正在同两个年轻人谈话，年轻人聚精会神地听着他。

“是的，阁下！”穿蓝色燕尾服的人郑重其事地说，“请相信我这老头子，我对这一工艺作过多种试验，我认为有责任告知你们，采用杜松树脂擦拭刮过的地方，这一方法乃是最合适的：永远不会结皮爬起。我今天在台式记录器上刮去了整整一行，因此我敢于请你们相信，眼睛最锐利的科长也看不出丝毫刮过的痕迹，所有别的方法，诸如抹油的纸，用绒布擦，用指甲磨，以及其他小件工具，全都毫无用处。”

“这是些办公室的科员，”查列茨柯依说，“他们的谈话通常是

极有教益的，但一点也不好笑。我们进大厅去吧，那儿在高声谈论什么事情。”

大厅里摆着一张和大厅一样长的长条形桌子，二十来个人分成了几组，各自交谈着。有一处是五、六个师范学院的大学生在谈论语文学教授最近一次的讲课；另一处是一个法国教师同一个德国职员议论着他们行业的难处；一个穿黑领军服的军官站在窗前，背朝着所有的人。乍一看，也许会以为他在观望街上的行人，但只要瞧瞧他脸上，你就确信并非如此。他的眼睛凝视着街对面，现出深思的神情；他的手指机械地敲击着窗玻璃，击出警报、集合的信号和各种进行曲，而且好象什么也不看，什么也不听。这个沉默的军官中等身材，淡黄色头发，圆脸，一般地说，外貌使人愉快；但他灰色的眼睛却现出一种粗犷冷酷甚至残忍的神情。看来，无论是喜悦还是悲伤都不能激动这凝注而冷漠的目光；只有他的嘴唇偶尔微微露出轻蔑的冷笑。

离他两步远的地方，一个红面颊红鼻子的胖子在同一个瘦瘦的老头儿交谈着。查列茨柯依和罗斯拉甫列夫坐在他们近旁。

“不，最可敬的先生！”老头儿摇晃着脑袋说，“悉听尊便，您的意见我不苟同。请您予以明断：此处每人须一卢布，只上四道菜，而好望角餐馆……”

“是这样，老兄！”胖子插嘴说，“真的倒是真的！那儿上五道菜，每人只收七十五戈比。一点不错！但容我申告：菜是各式各样的。当然，五道菜比四道菜多，但问题不在多少；先生，那儿的菜太简单了。”

“谁说这话，老兄！诚然，我不讲究菜肴，但请别动怒：我在此处用餐也没发现多少佳肴。不，悉听尊便！弗连泽里自大了，莫非您未察觉，这里的顾客正逐日减少？譬如斯杰潘·康德拉季耶维奇，我已两星期没见着他了。”

“真是的，”胖子接口说，“他很久没来这儿用餐了。您是否知

道，没有他可乏味了。他是个多么健谈的人！……他一开口，你只有听的份儿：简直象弹琴一样！他还总会带来那么些新闻，新闻——我的天！你的报纸算得了什么！……噢！说到他，他就来了！……那不就是他！您好，斯杰潘·康德拉季耶维奇老兄！”胖子先生说着，面向一个走进大厅的中年人，此人身穿咖啡色燕尾服，戴着绿色眼镜，拄着根顶端镶骨的油漆拐杖，走起来一跛一瘸的。

这位刚到的客人的出现，看来给许多人造成了强烈的印象，而一见他那眉头皱起和莫测高深的面孔时，这种印象更为加深了。他现出漫不经心的样子，朝四处点头致意，同时默默地坐上椅子，双眉皱得更紧，蹙起额头，一面轻轻地吹着口哨，一面郑重其事地擦起眼镜来。顿时所有个别的交谈都停止了。法国教师，德国职员，大学生们，大部分其他客人都围在斯杰潘·康德拉季耶维奇身边，而他却眼望天花板，继续擦他的眼镜并煞有介事地吹口哨。只有沉默的军官仿佛没有觉察大家的活动，继续象先前那样望着窗外。

“喂，最可敬的先生！”胖子先生说道，“给我们讲点什么新闻呢？”

“什么新闻呢？……”斯杰潘·康德拉季耶维奇戴上眼镜，学着说，“哼，哼！……什么新闻呢？……旧闻就够了，我的先生！”

“不错，先生！……但旧闻我们是知道的；没听见什么新鲜点的？”

“新鲜点的？……哼，哼！管他们胡说些什么，听不了那么多，也不关我们的事，老兄！……请瞧吧，据说，好象土耳其人……打起仗来可厉害呢。”

“当真！”

“听说是这样，不过，不关我们的事。传闻还说，好象我们……也就是我们的人在布加勒斯特被打垮了。我们大约死了三万人。”

“怎么？”罗斯拉甫列夫叫道，“摩尔达维亚部队大部分阵亡了？”

“显然是这样，要知道，我们在那儿的战士不到四万人。”

“对不起！摩尔达维亚有五万人作战呢。”

斯杰潘·康德拉季耶维奇嘲笑地望望罗斯拉甫列夫，透过牙缝学着说：

“作战！……哼，哼！……可能，您一定比我知道得更清楚，但问题不在这里。我把我听来的转告您：我们死了三万人，而剩下的不多，别人没对我说。”

“不过，我们毕竟是打赢了吧？”瘦老头问。

“当然。我们什么时候打输过，老兄？我们，请看，我的先生，总是打败别人的；我们——上帝保佑！——我们是谁也打不败的！”

“三万人！”红面颊的胖子重说一句，“该死的土耳其人！您不知道战斗的经过吗？”

“知道，容我陈述，”斯杰潘·康德拉季耶维奇一本正经地说，“我能告诉您全部细节：您看见地板上这个木节没有？……请设想这就是布加勒斯特。”

“看见了，先生！”

“请看，这儿，”斯杰潘·康德拉季耶维奇接着说，一面用自己的手杖在地板上划了一道线，“这儿驻扎着我们的部队。”

“不错，老兄，也就是说，在木节的左边？”

“正是；而在那边驻扎着土耳其人的军营。听着，先生，是在黄昏或者拂晓前——我无法确切地告诉您——土耳其人便悄悄向前推进。”

“不错，先生！”

“他们用两百门大炮向我们隐蔽的炮兵连袭击。”

“两百门大炮？……不错，老兄，不错……”

“必须告诉您，他们现在的炮兵是顶呱呱的：重炮飞得比我们

的骑兵更快，而骑兵也跟我们的不一样，我的先生！全部骑着骆驼。请看，想得多聪明啊？……”

“不错，不错，先生！”

“就这样，先生，我们的人连想也没想到，老兄，他们就突然万炮齐发！那威力可了不得，还有步兵、骑兵、炮兵，我的老天爷！……于是近卫兵从侧翼开来：真主啊——飞也似地冲向我们的炮兵。”

“请原谅！”一个大学生插口说，“土耳其近卫兵并不是骑兵，而是步兵。”

“嘿，先生！那是从前的近卫兵，而这是现在的近卫兵。”

“当然，当然！”胖子附和说，“他们一切都是新式的。喏，先生！近卫兵攻击我们的炮兵吗？……”

“是的，老兄；有什么办法？步兵没有及时赶来；结果大家都知道：在他们的骑兵面前——我们的人退却了……”

“不错，不错，先生！”

“我们的统帅库图佐夫将军一看情况不妙，便亲自策马出阵喊道：‘伙计们，别后退呀！’我们的战士振奋起来，冲了上去，开始了肉搏——土耳其人退却了。”

“谢天谢地！……”瘦老头叫道。

“慢着，慢着！”斯杰潘·康德拉季耶维奇接着说，“事情还没完。我们整个部队向前推进，骑兵扑向敌军步兵，结果如何？……你们猜怎么着？……土耳其人列成了方阵！……听见没有，老兄？列成了方阵！……先生，什么时候有过这样的事？”

“不错，不错，先生！他们变聪明了，该死的东西！”

“于是我们的人从这儿那儿，从左从右进攻，不行，先生！土耳其人坚守着，刺杀着，象在操练一般！……我们的后备队到了，他们的援军也赶来了，于是正如大家所闻，战斗持续了四天，在第五天……”

“大家一定想要吃点东西吧？”查列茨柯依插嘴说。

“吃点东西？不，先生，哪会想到吃东西？既然我方，——我已荣幸地告知过您，——已有三万人倒下，一个将领也没幸存：有的断了手，有的缺了腿。而统帅，”斯杰潘·康德拉季耶维奇低声补充说，“连同坐骑一起被炮弹劈成了两半。”

“耶稣基督！①……”德国职员叫道，“连同坐骑一起！”

“见鬼！真是出色的炮击！②”法国教师添加说。

“我的老天！”瘦老头说道，“怎样的损失啊！说得轻飘飘——全部将领！三万士兵！这可是整整一支大军啊！”

“当然，一支大军，”斯杰潘·康德拉季耶维奇重复一声说。“从前苏沃洛夫用两万人打败了十五万土耳其人。那可是苏沃洛夫！当他在卡左尔河边击溃土耳其宰相③……”

“不是他，而是鲁缅采夫，”罗斯拉甫列夫插嘴说。

“唉，先生！鲁缅采夫，苏沃洛夫——都是一样；不是这个，就是那个；问题是那时候能够打败土耳其人和波兰人，当然，我们现在也没什么可抱怨的——我们有将军，有大将军……哼，哼！……不过，要说么，现在的土耳其人可不象从前了——有什么隐瞒的！他们那些老师很高明啊！”讲话者附加说，意味深长地望了望法国教师，教师微微一笑，骄傲地整了整自己的领带。

“据说，”斯杰潘·康德拉季耶维奇接着讲下去，“土耳其苏丹的整个近卫军都是由法国人组成的，因此毫不奇怪，如果他们把我们……也就是说，如果我们损失了许多人。还听说，似乎苏丹不怎么愿意讲和，而要我们割让敖德萨……当然，这不关我们的事……”

① 原文为德语。

② 原文为法语。

③ 一七七〇年俄国军队在鲁缅采夫(1725—1796)指挥下，在卡左尔河沿岸(一七六八至一七七四年俄土战争时期)击败土耳其宰相率领的十五万土耳其军队。——原注

可惜的是……那是个商业城市，是个港口……但敖德萨这个不成熟的城巿对于我们算得了什么！在它上面花了几个钱！……再说也出于无奈！当无力拼命的时候，不由得会想起一句俄国俗话：苟且的和平比光荣的战争好。”

这时沉默的军官缓缓转过身来，眼睛盯了一下讲故事的人，说道：

“布加勒斯特根本没有进行过战斗；不是我们，而是土耳其人请求和平。法国人为他们自己的皇帝效力，而不是为土耳其苏丹，只有混蛋才甘愿要耻辱的和平而逃避必要的战争。”

大家的眼光都转向这陌生的军官。斯杰潘·康德拉季耶维奇想说什么，吱唔了一声，手杖从手中跌落，弯身去捡它，绿色眼镜从鼻子上滑下。大学生们笑了起来，几乎就在同时，一个女侍者端着一大盆菜汤走进大厅，告知饭食已备好。大家就座。变得驯顺的斯杰潘·康德拉季耶维奇坐在瘦老头和胖先生之间，正对查列茨柯依和罗斯拉甫列夫，其他客人也坐下，并排地一个挨着一个，只有军官除外；他坐在桌子一端离其他人远点的地方，他后面还有许多空位子。伶俐的女侍者顷刻间就分好了盛着菜汤的盘子。人们静默下来，只有偶尔几声呼喊：来瓶啤酒！……来点酸菜汤！……来点白面包！……——打破了普遍的沉寂。

“亲爱的！”查列茨柯依对一个女侍者说，“来瓶香槟吧。”

一听到这异乎寻常的要求，所有低垂着的头都仰了起来；许多人都惊讶得从手中掉下了汤匙，而女侍者则惊呆了，一只手擦着自己的围裙，几乎恐惧地重复说：

“来瓶香槟？”

“是的，亲爱的。”

“真正的香槟？”

“是的，亲爱的。”

“也就是法国香槟，先生？”